

「」 辉论智艺

首座 AI 艺术博物馆，一则全球资本的寓言？

■知名美术评论家 陈国辉

今年6月20日，全球首座AI艺术博物馆 Dataland 于洛杉矶高调启幕。25000平方英尺、150块英伟达芯片、15亿像素铺满墙面——这些数字在新闻通稿中被反复渲染，门票49美元起，观众鱼贯而入，出来时有人落泪，有人直呼“眩晕”。然则，这究竟是一座博物馆，还是一场资本与技术合谋对“艺术”概念的殖民？

在我们的传统概念中，博物馆之为博物馆，不独因墙内有画，更在于收藏、研究、传承与公共教育的庄严承诺。Dataland 具备什么？一个基于超5亿张自然图片训练而成的“大型自然模型”，一场名为“机器之梦：雨林”的开幕首展，以及一套声称能根据观众心率、体温、皮肤电导率实时调整画面的交互系统。无永久收藏，无学术研究，无策展脉络。创始人阿纳多尔宣称营造“活的

博物馆”，然开幕未几，其本人即因系统故障被迫中断采访。不少观众吐言，步入展厅，感官被250个扬声器、84台投影仪、12种气味轮番轰炸，然离场后，脑海空空。作为Dataland的发起人阿纳多尔坚持发问：“艺术作品能否感知我们？”然而，细思之下：系统监测生理数据，据此改变呈现内容，此究竟是艺术在“感受”观众，抑或监控披上美学外衣？当心跳沦为素材，观众究竟是观者，抑或被采集的数据点？一座收费49美元至129美元的商业空间，竟令观者付费奉上生物特征，换回一场算法定制的幻觉。若置之于法律框架审视，其合规性将面临严峻考验。数据安全已经建立在敏感信息“告知—同意”的原则之上，文化数据常兼具“文化资源”与“个人信息”双重属性。在数据采集加工、交易分发、传输存储及治理各环节，各国都应该形成较完备的制度体系。阿纳多尔声称恪守“伦理AI”原则，然

当肉身成为展览组件，“伦理”边界早已模糊——那张知情同意书，观者果真细读过么？

或许，Dataland 的真正用心，不在艺术，在定义权，其本质非文化理想主义，而是Dataland的背后谷歌作为一家科技巨头对“何为艺术”的正面抢答。当AI生成图像究竟是艺术抑或“AI垃圾”的论争方兴未艾，谷歌选择以实体空间、资本算力与铺天盖地像素自书答案。反观中国，AI与文化艺术的融合路径殊为不同。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明确强调“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”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“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，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”。实践中，从法海寺壁画数字光影至三星堆青铜神树“数字重生”，AI被定位为传统文化活化工具而非崇拜对象。此种“工具论”立场，与Dataland将AI自身奉为主臬的“本体论”姿态，构成根本性的

分歧。

然中国亦直面AI艺术治理的现实困境。2026年8月，山东美术馆“童心绘梦”展中，一幅《把夏天装进书包》因出现六指、三手等明显异常，被观众质疑为AI生成。经中国美术家协会认定确系AI作品后，已取消入展资格。而展览通知明令“严禁使用AI生成作品”——症结在于，评审专家何以未能识别？此事件暴露了制度规范在前、识别能力滞后、监管机制缺位的结构性困境。

Dataland 抛出了“艺术能否感知我们”之问。然真正的问题或许是：我们离真实还有多远？当一座博物馆令观者为幻觉、为被监控、为技术的自我表演付费，复名之日艺术——我们失去的，或许远不止49美元，而是判断何为真实的能力。而这一能力的丧失，无论身处洛杉矶还是山东美术馆的展厅，其代价同样沉重。

「」 鼓 钟 欽 欽

文人画并非不求形似

■资深媒体人 梁志钦

长期以来，苏轼的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这句话总会成为一些画家“逸笔草草”，甚至忽视造型的金科铁律。那么，这句话的本意真的是说绘画不用“形似”吗？他提出的背景，又是怎样的？不妨一同“穿越”回到北宋，看看当时的文化氛围。

北宋是中国古典绘画审美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时代，画坛形成了两种相辅相成又相互思辨的核心审美脉络。以郭若虚为代表的宫廷正统画论坚守“形理为本”的写形准则，主导着官方画院的审美范式；而苏轼提出的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，则打破了唯形似论的固化思维，开启了文人写意画的全新思潮。二者的碰撞与交融，塑造了北宋兼容写形与写意的多元绘画格局。

北宋画院兴盛，写形求真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评判标准。郭若虚的《图画见闻志》是正统写形美学的重要代表。不同于后世片面追求写意的创作理念，郭若虚极力推崇绘画的真实性与逻辑性，主张“状物必求其真”，要求画家细致体察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、形态特征，精准复刻物象原貌。同时，他提出绘画“三病”，一日板、二日刻、三日



■苏轼 木石图(局部)

结。他将行笔随意、失真刻板、妄生主角、行笔不畅视为绘画大忌，为院体写实建立了严谨的法度规范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郭若虚提出“气韵非师”，厘清了技法写实与精神气韵的层级关系，成为北宋正统画论的点睛之笔。他承袭谢赫“六法”，明确提出：骨法用笔、应物象形、随类赋彩等后五法皆可学而致，造型、形似、构图、设色等所有写实功夫，都可通过勤学苦练、师法传承稳步精进。唯独最高标准“气韵生动”，只能靠先天悟性，无法靠技法堆叠、常年临摹习得。

由此他得出核心论断：“人品既已高矣，气韵不得不高；气韵既已高矣，生

动不得不至。”在郭若虚的审美逻辑里，形似是可习得的基本功，是绘画入门的硬性准则；气韵是天赋与修养的外化，是绘画登顶的终极门槛。但最关键的是，若无精准形理，画面无根基、无物理；若仅有精工形似而无气韵，终究只是众工俗笔。

在当时主流崇尚形似写实、以形理定优劣的审美大背景下，苏轼的画论则成为打破固化范式的革新之声。其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”的经典论断，本质并非否定形似与技法，而是批判画院主流唯形似至上的单一审美。北宋职业画师与世俗观者，普遍将外形逼真、刻画精细作为评判画作的唯一标准，执

着于物象毫厘之差，却忽视绘画“气韵生动”的最高追求。在苏轼看来，这种只观其形、不悟其神的审美，是流于表面的孩童浅见。

苏轼进一步主张诗画同源，提出“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”，将文学的意境追求引入绘画。绘画不再是单纯复刻自然的技艺，而是文人抒怀言志的精神载体。相较于郭若虚“先精形似、后生气韵”的阶梯式审美，苏轼跳脱了技法优先的框架，主张艺术的核心是神似、意境与情志，不必拘泥于外在形态的绝对逼真，允许为了气韵与意趣适度放宽形迹，这一主张，彻底打开了文人写意的创作空间。

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郭若虚与苏轼的审美思辨，并非对立的冲突，而是北宋绘画的双向升华、互补成全的艺术理论。郭若虚的正统画论，纠正了肆意妄为、脱离物理的空疏画风，而苏轼的写意理论，破除了画坛唯形似的审美僵化，纠正了院体绘画重技轻意、重法轻情的短板，将人文品格注入绘画之中。

纵观中国绘画史，这场北宋形神之辩意义深远。它平衡了法度写形与精神写意两大审美维度，终结了单一的评判体系，确立了“形神兼备、情理相融”的千年画学准则。

「」 粤味东方

美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

■西关楼创始人、著名美食家 梁世华

烟火人间，一饭一菜，藏着生活最朴素的真谛。深耕岭南饮食，我始终坚信：美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一份真正的好美食，拥有打开世间万千大门的力量。

很多人把美食简单等同于果腹，以为吃得丰盛便是享受。但在我看来，食物承载的远不止味蕾的欢愉。岭南的饮食文化里，瓦煲慢炖老火靚汤，茶楼里一盅两件，邻里相聚，亲友围坐，美食是亲情、乡情的纽带。一碗热汤，可以消解疲惫；一席家宴，可以拉近人心。食物打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，这便是美

食打开的第一道大门——“人情之门”。两千年前，铜鼎、烤炉见证南越王室宴客欢谈；时至今日，一张圆桌、几味粤菜，依旧是我们沟通情感最朴素的载体。悲欢离合，人情往来，很多心结，往往就在一餐热饭之间慢慢化开。

美食也为我们打开认知世界的大门。**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，粤菜讲究不时不食，春尝河鲜，秋品膏蟹，冬日慢煲滋补汤水，顺着四季流转，让我们读懂自然的节律。一道菜式背后，是地域的历史、风土与人文。虾饺烧卖，藏着广府美食的历史脉络；煲仔啫啫，融汇中原技艺与海上丝路带来的外来风味。**品尝美食，

亦是阅读大地与岁月，我们透过舌尖，看见广阔世界，拓宽内心的眼界与格局。

美食还能打开事业与文化交流的大门。我创办西关楼，不只是经营一间茶楼，更是希望以美食为媒介，传递岭南文化的温度。人与人相交，地域与地域往来，美食是成本最低、最动人的语言。商务洽谈，朋友相逢，跨地域乃至跨国的文化交流，一桌地道佳肴，能够消解陌生感，搭建沟通的桥梁。味道没有语言壁垒，好味道自有感染力，让不同背景的人彼此理解、彼此尊重。

当然，美食能够打开大门，前提是何为“好的美食”。南越先民的食器讲

究实用与匠心，今日做菜亦是同理。好美食，不止追求口舌惊艳，更要敬畏时令食材，坚守手艺诚意，传承文化底蕴。一味追求猎奇炫技，缺少人文底色，终究无法打动人心。真正的好味道，尊重时令，尊重手艺，尊重客人，不浮躁、不浮夸，用诚意打动人心。

时代飞速向前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人匆匆吃饭，把吃饭当成任务。愿我们都不要轻视一餐一饭。好好对待食物，便是好好对待生活。美食抚慰心灵，连接人情，沟通文化。用好的美食作钥匙，我们便能推开人情、认知、交流的一扇扇大门，收获更丰盈通透的人生。